

# 佛法王法俱灭：比叡山的织田信长<sup>1</sup>

最开始知道织田信长这个名字，是某款游戏中有些中二的“第六欲天魔王”，当时还觉得好笑——似乎战国时代的日本人都喜欢给自己起一些奇怪的名字。可是后来认真研究过后才知道，这嚣张的名头后面是什么——是火烧比叡山；是一向宗的覆灭；是神权政治的衰亡；是织田信长的政治抱负——是人主的国家，而不是神主的国家。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说“信长聚集全国的神像与佛像，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崇拜这些偶像，而是要这些神佛崇拜他。他认为自己就是神，在他上面没有创造万物的神。”武田信玄给织田寄了封署名为天台座主沙门-信玄的信，他便回敬一封署名为第六天魔王-信长的信。他用佛教中魔王的自称告诉其他人——我就是神。

他是嚣张的，也是理智的。

794年平安京成立后，佛家势力空前强大，甚至到了天皇的死与继位都要通过和尚之手实施密教仪礼。中世日本的摄关政治和院政体制正是产生于这样的神权之下。十世纪中叶，武装僧兵出现。战国时期，公家，武家，僧家三大势力并立。甚至有如本愿寺般成为实际上的大名的例子出现。

宗教的力量不该与政治结合，一个国家的根基，更不该是神学——织田信长这样想到。他已经走在了那个时代的最前面了，我们站在上帝视角，轻而易举的就可以举出一连串罗马教会的黑暗时代的例

子，但织田信长在那样一个时代，宗教是民众的普遍信仰，是割据一方的经济政治实体，他面对的不仅仅是那些僧侣，还有所有站在僧侣背后的人。他对害怕天罚的明智光秀说“光秀你难道还不明白，那些佛像只是金属和木头而已”，他面对的，不是天罚，而是背后的人心。比叡山的大火烧光了那些金属和木头，一向宗覆灭，武田信玄说此举是佛法王法俱灭，至今日本仍有许多史学家称他罪大恶极。

他将自己放在天下人的对立面。

可他还是做了，并且义无反顾。织田信长当时的目标是天下布武，一统日本。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去对付宗教势力实属有些吃力不讨好，对付分散的大名显然比对付至上而下纵横全国的宗教势力要简单许多，更何况当时的大名大多信仰佛教。而将神权从政治中分离得到益处也不是一时半会可以显现出来的。他不仅仅是为了当下的日本，更是为了后世的日本。他没有与虎谋皮，联结寺庙势力不断吞并扩大，他的眼光，一开始就放在了后世。

在他之后，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继承了他的道路。日本长期的宗教战争被终结，信仰被整合，且不再干预国家机器的运转和普罗大众的生活。

或许多年前皈依法华宗的织田信长不会知道，不久的未来，他成为了剑指比叡山的第六天魔王。而本能寺的大火中，织田信长叹息着世事无常，也不会知道，多年之后，他用血与火的代价铺就的道路，将日本从桎梏中拯救了出来。

他这一生，从尾张国的大傻瓜，到织田家的家督，到美浓国的国

主，桶狭间战役，稻叶山城合战，比叡山大火，京都阅兵，天下布武……再到本能寺的大火。从织田庶家不受宠的长子，到天下布武的第六天魔王，起落浮沉，波澜壮阔。我常常觉得，是不是他再多活久一点，天下布武真的可以实现。他总让我想起曹孟德，想起叶卡捷琳娜大帝，或许这些人活得再久一点，又是另一番天地。或许慧极必伤是真的，人生无常也是真的。

周作人所翻译的《平家物语》中，有这样一段诗——“人生五十年，如梦亦如幻，有生亦有死，壮士复何憾。”——来自于日本传统戏剧幸若舞中的名篇《敦盛》。这首和歌本是熊谷直实为平敦盛做的殉死舞。一之谷合战时，平敦盛为敌将熊谷直实所杀，从儿时好友到拔刀相向，熊谷直实感慨世事无常，故作此歌。但大多数人了解此歌，是因为传闻中织田信长在桶狭间之战前夜与本能寺之变前都曾咏唱过。或许真是一语成谶，他笑着世事无常，送走了今川义元，他叹着世事无常，在熊熊大火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传闻永远是传闻，我们或许永远都无法知道，那一夜天守阁的大火中，他想了什么，说了什么。但唯一确定的是，他的一生真如歌中所唱。

人生五十年，与天相比，不过渺小一物。

看世事，梦幻似水。

任人生一度，入灭随即当前。

此即为菩提之种，懊恼之情，满怀于心胸。

.....

放眼天下，海天之内，岂有不灭者。

一度生を享け、灭せぬもののあるべきか。

一度享此浮生者，岂得长生不灭。

---

<sup>1</sup>阅读书籍：山冈庄八 著 杨世英 译《织田信长 菊与刀》  
司马辽太郎 著 马静 译《国盗物语 织田信长》  
赤军 著 《天下布武 织田信长》